# 宁静的力量

周华诚

先从我的同学老包说起吧。

在陪我看了薛宅桥、刘宅桥等好几座廊桥之后，我们来到仕阳碇步。他在河间的其中一个碇步上坐下来。作为曾经的体育委员，他现在身体明显发福。

碇步是原始的桥梁形式。仕阳碇步是我国现存保留最完好、最古老、最长的碇步桥，200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座碇步桥有一高一低两级，高的碇步可供挑扁担的人行走，或是涨水时可走；低的一级，步行完全没有问题，两个人擦肩而过也很从容。

碇步桥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“琴桥”，因为一个一个碇步如同一个一个琴键。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的节目《碇步桥》令人惊艳，这个节目就是取材于仕阳碇步。

我有很久没见过老包了。泰顺是个县城，不算大，而在他工作过的三魁镇上，包医生还是有很多人知道的。尽管已调到了县城大医院，他对这个小镇依然非常怀念。毕竟是青春岁月留在这个地方。

包医生慷慨地向我分享他的故事——他在小镇的卫生院上班，晨昏之间在廊桥往来，后来恋爱成家工作变动等等。他爱人也是一名医生。

后来我把他们的故事写进文章里。在廊桥边生活的人们，他们的日常片断，甚至长久的时光，都一定会跟廊桥发生联结，这构成了我创作《流水辞》这本书的“方法论”——我要写下跟廊桥有关的一个一个人的平凡故事。因为，“人”的故事，就是“桥”的故事。

所以书出版后，我很快给老包寄了书。

如果没有同学老包，我的写作可能会绕一点弯路。

当然，县里和文旅局的领导也带我转了几个地方了，廊桥学会和“非遗”保护中心的联系也建立了，但是，这些渠道都显得过于正式。我撇开了“常规路线”，转而寻找老包。包医生特意跟同事调休，安排时间带我去乡下转转。老同学之间没有什么好客气的。晚上他请我喝酒，并把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召唤了过来。我没有理由不醉。

我脑海中开始构建年轻时的老包。那个在廊桥边和老街上来来往往的年轻医生。这一幕就像是电影的长镜头似的。那条叫做“营岗店街”的老街显得狭窄，街两边是老旧的木头房子，屋檐水落下来，落到行人肩上，再从肩头滑落，在石头铺就的街路上汇聚，小心翼翼地淌进老街旁边的锦溪。

廊桥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。

我并非要写一本“介绍”廊桥的书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但是这本书到底会是什么样，在我真正动笔之前我都并不清楚。

廊桥当然是珍贵的文化遗存——在浙南闽北山区高山深谷之间，这样的木拱廊桥有100多座，而在泰顺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廊桥就有15座。各种各样解读廊桥的书已经有不少了，大多还很有学术价值，但是，似乎还没有一本以文艺的方式，很好地呈现廊桥之美的图书。

廊桥之美包含哪些内容？建筑之美、民俗之美、文化之美、自然之美、生活之美、人情之美……经过认真思量，我选择从人和生活这个角度切入。

廊桥从前是重要的交通工具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通行功能逐渐弱化，但它的重要性却不曾减退。廊桥对于当下的泰顺民众，意味着什么？廊桥对于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怎样的作用？

沿着这些问题，我一点一点展开寻访。

桥头开茶馆的年轻人，传承技艺的年轻匠人，廊桥上卖茶叶蛋的老人，在外经商又回到泰顺捐钱造桥的人，守桥人，护桥人……越来越多的人在寻访廊桥的路上遇见，越来越多的故事也浮现出来。

老实说，我很喜欢一个人行走在陌生的乡野之间，走在去寻访廊桥的路上。

随之而来的一切都将是新鲜的。

这种新鲜的感受，对于写作者来说非常珍贵。

一路上，我行走在陌生化的感觉里，从而全身心地进入到一种文学的氛围之中。在这里，“文学的氛围”只是为了说明它与日常生活、世俗生活不同之处。这是一种奇妙的审美过程。

行走是很重要的。跟知识相比，感受更重要。这一路上我会带几本书。通常不是关于廊桥的专业书，而是无关的小说或散文。有一次我带了一本《造桥的人》，写的是布鲁克林大桥总工程师华盛顿·罗布林的人生轨迹。

这些书同样使我跟廊桥之间，有意地保持着某种恰当的距离。

廊桥之美，美在何处？

勾勒出廊桥的这种美，可能是整个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事。不是显而易见的建筑结构、文化民俗、自然山水等等，而是它的精神气质——我隐约觉得廊桥有一种诗性的东西蕴含其中，“桥是路的延伸”，“桥因水而生，因水而亡”，“桥连接两岸，让彼此相见”。

在《廊桥相见》这一篇里，我写到一个场景：

有一年春天，海沙他们一起去看廊桥。头天晚上到的小山村，廊桥边有一棵桃树，开了一树灿烂的花。

晚上下了一场雨，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去看，一树花朵全都凋落了。桥头铺了满地的落英。

“这种一瞬的美，让人心动。”我接着写道，“生命都有这样一个老去的过程吧。尽管每一个生命最灿烂的时光都只是匆匆一瞬，却依然要拼尽全力，开出属于自己的灿烂来。”

廊桥之美，或许也是如此。桥在世上存在千百年，对于山，对于水来说，也不过是匆匆的一瞬。

由物及人。透物见人。

所有的物，所创造者、使用者、欣赏者，都是人。

这一种“物哀之美”，是我在面对廊桥时所感受到的。廊桥这样的古物，穿越千百年时光而来，说不定就在哪一天突然消失了。世上珍贵的事物都会消失，也正因如此，事物才显得愈加珍贵。

文章的表达，其实是作者对于生命的体悟与表达。

怎样讲好古物的故事，对我来说，《流水辞》是一次珍贵的实践。

我们今天如何讲好古物的故事，让古物成为连接过去、当下与未来，连接个人、民族与家园的桥梁？

《德寿宫八百年》《流水辞》这两部作品，都着眼于文物遗址，用散文化的笔致，娓娓道来南宋德寿宫遗址和中国廊桥的故事。

古物是“凝固的历史”，也是“刹那的永恒”。这些古老的事物，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历史记忆，这些穿越时光的历史文化遗存，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历史的物证；诸多的古物与记忆，共同构建了一个民族的族群的传统文化，这是人们的精神家园。

这几年，当人们经历了疫情的考验，内心变得焦躁不安时，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抚平内心的沟壑。那么，这种力量来自哪里？也许，就来自于那些更加久远的事物中。稻田、森林、山野、溪流、遗址、古建筑、文化遗产，这些穿越时间的事物，带给我们宁静的力量。德寿宫、廊桥，就是这样的事物。

它们静静伫立于大地上，沉默不语。面对这样古老的事物，让人们得以与千百年前的古人先贤对话，产生精神沟通；也让人们思考自己的来处、自己的去向。

所以，每一件古物都有当下的现实意义。

读一座廊桥，你就拥有一座廊桥宁静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滋养着我们的内心，让人心生安宁，从而安安静静地度过眼前的时光。

感谢廊桥，让我们相见。

2023年2月3日

# 一代人的记忆与哀歌

平林漠漠

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，人们的耐心被技术和模式化的内容消磨殆尽，《平原上的摩西》成了2023年春节档的沧海遗珠。

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长达六小时的电影。它的隽永与缓慢，让我想起电影史上那些最擅长用镜头记录日常生活的伟大的导演们，小津安二郎、阿巴斯、贾樟柯。平淡如水的镜头下，却隐含着惊心动魄的时代更迭与摧折心肝的悲剧力量。感觉跟随导演的镜头去了一个很久远的梦，那是过去的中国，一代人最熟悉的中国，也是几乎被光鲜的全球化图景掩埋遗忘的过去。

原著作者是双雪涛，以国企下岗潮为背景，讲述了一桩横跨多年的疑案。导演张大磊将背景从东北挪到内蒙古。此剧在爱奇艺迷雾剧场播出，自然是以悬疑为故事经纬。然而这却是一部最不像悬疑片的作品。所有的技巧都被摈弃，没有闪回，没有悬念，故事沿着顺序时间线，缓缓推进。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凶手是谁，悲剧如何发生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往何处去。相比命案，被历史进程不由自主推动的每个人的生活，才是更本质的悲剧。导演一点也不在乎这桩案子本身，他也不是创造过去，而是记录过去。我常常在观剧的过程中迷惑地想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
说年代感十足都不足以表达这部剧的用心，它其实复原出了一个国有经济转型的世纪更迭的面貌。它就是我记忆中的中国，面目相似的一排排平房、家属楼，联系紧密的工友、邻居，自行车后推着大葱、新年里提着喜庆的年货走亲戚的路人，在逼仄昏暗的夜晚出来摆摊挣生活的烟雾腾腾的羊肉串摊子。日子庸常、粗陋，也不乏温情。一夜之间的下岗潮，许多人被抛出了生活轨道，失控了。最后落网的凶手，木讷平常得都记不住脸，杀了三个人就抢了五十多块钱和一把梳子。导演的用心不在悬念和黑白分明的判断，而在于复原那一段裹挟了亿万国人的记忆。触及这个题材，当然第一反应会想起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《铁西区》，想起混合着戏谑与沉重的《钢的琴》，想起如同《白日焰火》一样冰冷的黑色电影。甚至我也想到了《张医生与王医生》这本书，国企改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生活。二十年之后的今天，这段国民记忆还是生生不息地涌现在文字和影像里，因为它连接了太多的记忆与情感。

文艺作品的品位和格调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。影像的视觉、声音、叙事节奏、故事、人物能够组接成千变万化的效果。这部剧作者导演的气质很浓，最直观的观剧感受就是大道至简。导演放弃了叙事上的任何花哨与技巧，若有若无的主线，隐藏在纪录片一样缓慢平淡的叙事中。一旦进入了电视剧的节奏，会觉得那些铺叙和旁白都回味无穷。它的淡是淡化主线，而在闲笔中蕴含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内容。看着看着就疑心这是个纪录片吧。不是迷雾剧场吗？主线不是追踪命案吗？导演的镜头却一点不着急。很少有角色特写。有角色的人物常常在侧面、后景、虚景，与主线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路人的声音、影像却占据了画面。当主人公都走出了画面，那些无所事事的还价、闲聊、遛弯还在持续。一开始令人一惊，继而是喜。这些故事外的着墨才是特别令人回味无穷的。导演当然是故意的，他就是要我们知道，生活就是这样的。无数的人熙熙攘攘，无数的故事同时发生，再惊悚的事件在生活的洪流面前也不过是一朵浪花，对每个人的意义迥然不同。这也符合双雪涛的原意——小说里有许多日常的东西，案子夺人眼球，但也只是日常的一部分，“它就像白色绵羊里的黑色绵羊，但是要一起养”。

当历史天翻地覆的时候，个人能够做什么对抗命运？有的人选择铤而走险，有的人选择随波逐流。最让人痛惜的是那些想保有一点点尊严的普通人，如何在命运的捉弄下走向不可知的悲剧。傅东心和李守廉、李斐父女都是如此。傅东心的父亲是“文革”中被打聋的哲学系教授，流落工厂的大龄孤女，理性地选择了能干粗鄙的庄德增进入婚姻。她喜爱读书和画画，在市民生活中是格格不入的异类。这场历史剧变促成的跨越阶层的婚姻，终于也被历史的阴影击垮了。傅发现丈夫是打聋父亲的红卫兵之一，从此对丈夫和儿子不闻不问，遁入精神世界和对邻居家女儿李斐的精心教养中，最后出走远方。她的心中有她的原则和念，正如她教给李斐的一样：“一个人，只要念是真的，念是诚的，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。”这是摩西劈开红海出埃及记的故事，也是傅东心和李斐希望以读书的精神世界救赎命运的出路。命运的重锤落下，一切都散了。

最后一声枪响，哀伤像湖水一样漫过了所有人。这是一个你没法责怪任何人的故事，一如人生本身。木心说过，诚觉世事皆可原谅，是要看过最深的人心和最难的生活才能说出这句话。如果想在这里看到命运逆袭，或是微言大义，恐怕要失望了。电视剧最好的地方，就是拍出了生活本身，看似混沌迟缓没有变化，眨眼就是沧海桑田。所有人的命运蛛网密布，草蛇灰线。男孩的哭泣在所有的故事都尘埃落定水落石出的时候，格外惊心，那是少年纯真的情愫，也是哭那永不再来的时光和爱。我们跟着他哭，哭一代人命运的不堪与错位，哭时代的重负与个人的挣扎。

平原上的摩西，就是救赎每个人的念。看完这个怆然泪下的故事，不禁追问，在那样粗鄙、贫瘠、困厄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中，还能生长出美善吗？每个人心中的念又是什么？庄树求真，他要追寻过往的真相；李斐求爱，明知危险，依然义无反顾去赴一场念念不忘的约会；傅东心求善，因此她不能忍受哪怕是年少无知造成的恶，富贵于她如浮云；穷人求生存，警察求正义。他们都努力了，付出了，得到了，也失去了。在时间的洪流中，太多人失去了尊严、健康、生命，也失去了爱。只剩下生活本身，百感交集，静水深流。

这一段历史的微声，如此打动人心。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有力量的，不仅仅是记录历史、书写历史，甚至也是参与了历史。原作好，电视剧也好，举重若轻，将一段沉重的历史轻轻放下，讲述了这样一个平淡中不尽回味的故事。一切都已逝去，那些普通人的牺牲、隐忍、挣扎和苟且轻如鸿毛，在时间里慢慢地散了。但是记忆不会死去，情感不会死去，他们会以书写的方式、影像的方式一遍遍回来。普通人的命运，是历史宏大叙事中经常被忽视、被掩埋的部分，但历史恰恰是由无数微不足道的个体生命组成的。我们对剧中人的遭际与命运的共情，本质上是对我们自己的共情。记忆和书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体谅，对历史的回声，对情感的安放。只要记忆还在，内心的信念就还在。

平原上的摩西，平原上的焰火，是一代人的记忆与哀歌。

2023年2月1日
南京 石头城

笔会

芸芸No.9
（国画）
孙 源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

# 老书店的鬼魂

王士跃

悉尼镇（Sidney）是加拿大温哥华岛上的滨海小城，面积约五平方公里，人口近万，却一度拥有十二家书店，照人口比例来算，这是个不小的数目，不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，也是加拿大境内最大的书城，号称“加拿大书店之都”（Bookstore Capital of Canada）。小城与我家隔着富卡海峡，须乘渡轮才能到达。两年前适逢圣诞节去温哥华探亲路过悉尼镇，我连人带车花了一个半小时航程从华盛顿州来到了温哥华岛。

从维多利亚港登岸通关，接着驱车穿行于这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府的大小街市。维多利亚市曾是加拿大英属殖民地时期的西部文化中心，如今许多建筑物仍留存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面貌，省议会大厦门前还矗立着维多利亚女王的铜像，手执权杖远眺天边业已消失的大英殖民版图。优雅别致的英式花园宅邸错落街区，它们像保养极好的妇人，虽年华沧桑却依旧风姿绰约。不少英国人偏爱维多利亚市，他们说到这里定居一来过的是加拿大人悠闲自得的生活，二来则可故国神游，聊解乡愁。

悉尼如海岛的大拇指，从维多利亚市的掌弯伸到哈拉海峡里去，驱车不到半小时便抵达小镇。悉尼和维多利亚一样都是加拿大的度假胜地，当地百分之六十的居民竟是来自加国内陆省份的退休老人。北方苦寒加拿大人喜欢冬天移居南方，有些人搬去美国加州和佛罗里达，冬来春去被美国人戏称为“雪鸟”。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却来到温哥华岛猫冬躺平。“悉尼是加拿大最温暖的地方”，这是一个加拿大人告诉我的。这里冬季气温不低于冰点，极少下雪，看看那些坐在岸边晒太阳的加拿大人，在点点波光的折映下眯着眼睛，一副逍遥自在的神态。

灯塔大道是小城的主街，所有书店则坐落在大道的北侧，一路漫步地查访过去甚为便捷。我最先叩访了灯塔书店（Beacon Books），这是悉尼规模最大的一家二手书店。门脸虽不显豁，可是里面却曲径通幽，低矮的书室彼此勾连、拐绕延伸，蜿蜒成迷宫。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味，幽暗的光线令人仿佛置身于淘金寻宝的洞穴。在我的印象里北美但凡有规模的、且上了年头儿的旧书店，大概都有这么一种类似坑道寻宝的超现实感，逼仄掣肘之间碰落岁月尘埃。藏书分为人文地理、科学自然、文学艺术、地域文化等众多科目，涵盖了形形色色的版本，淘书者们尽得其乐。

书店老板克莱夫·坦纳（Clive Tanner）是悉尼旧书市场的传奇人物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悉尼镇开张了第一家书店，其后四十年间又陆续增加了数家分店。据说他最初是受到了英国威尔士著名书城瓦伊河畔海伊小镇（Hay-on-Wye）的启发，看准了悉尼的老年读者的市场，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决意打造出全加拿大读书风气最浓的岛上文化，鼎盛期他和同业者一共拥有十二家书店。可是书店的初创时期历经艰辛，许多情况下可说是坦纳手把手地教那些创业新手，为他们出谋划策，选址选货，大包大揽，也因此他变成了当地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。悉尼后来跃升加拿大的书店之都，虽未实现二十五家书店的终极目标，但达到当时的数量已是十分可观。其后由于纸质出版受到网络新媒体的冲击，原来的书店关的关，卖的卖，全镇目前只硕果仅存了四家书店，而坦纳的书业帝国也萎缩到眼前唯一的这家门市而已。

我挑选了几本书，包括在美国难得一见的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历史图画集》，属绝版的早期加拿大西部边疆的自然素描和蚀刻版画集锦，由加拿大银行家兼收藏家沃尔皮所编，几百幅珍贵的历史绘图多为来西部采风的英国画家们所为，深具史料和艺术价值，标价三十加元，算是公道。

离开灯塔书店后，我去了仅一街之隔的坦纳书店（Tanner's Books）。这便是坦纳先生经营不下去而转卖他人的其中一家书店，却仍旧沿用了老店名。与灯塔不同的是，坦纳书店专卖新书，迎合过往游客和年轻读者群。许多人到这里寻找旅游指南、地图与礼品，也有通俗小说和杂志出售。我在新书架上随手翻阅，比尔·布莱森（Bill Bryson）和皮克·埃尔（Pico Iyer）的游记作品都是畅销货，他们是眼下英美最受追捧的旅行题材的作家了。我在洛杉矶曾听过埃尔的讲演，他是当代最优秀的印度裔英语作家之一，曾著有《女士与僧侣》，写作属于鬼魅机灵一路。

我接着去逛了悉尼历史最悠久的老书店：闹鬼书店（The Haunted Bookshop）。该店创建于上世纪四〇年代，书店名称得来于小说家克里斯多福·莫利（Christopher Morley）的一句名言，即书店“被所有伟大的文学鬼魂所滋扰”。推门进去，迎面墙壁张挂的是几幅文豪的画像，一幅艾兹拉·庞德的素描肖像冷峻地斜视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，在他的下方则是叶慈、韦斯特等二十世纪初叶的文人骚客的褪色照片，他（她）们似乎保持永久的冥思之状，沉浸于逝水华年的追忆。

这家书店专精古籍和珍稀版图书，客源目标锁定了教授、学者和民间收藏家，兼售骨董、老明信片和绝版期刊，也收藏不少的法文和德文版的旧籍。一套十九世纪出版的六卷插图本《彭斯全集》，索价三百加元；十六册的《布封自然史》，显示十八世纪初版，要价一千五百加元。

店主人朗夫人（Ms. Odean Long）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，鼻梁架着一副坠链眼镜，目光从镜片上方凝视着客人，轻声细语地聊天。她年纪虽长，一旦为客人寻书查货却能迅走如风，在小小的门市里快速穿梭。听她抱怨书店生意大不如前，但是守着绝版书和古籍这一特殊市场，加上大学和一些图书馆隔三差五请她为珍本书鉴定估价，书店目前还能支撑下去。

我随便和她聊了几句，顺口问她电子阅读器Nook不再销售了，这对于纸本书业是否有帮助？朗夫人答道：“电子阅读根本无法取代纸本书阅读，你能在电子书上做标记、写批注吗？电子书看完就洗掉了，什么都没留下，可是纸本书和上面所有的笔记还能保留啊。”职业使然，她讲话带着一点学究气。她的书店自有特色，别人取代不了。我在这里买到了克雷瑟特珍藏版吉尔伯特·怀特（Gilbert White）所著的《塞耳彭自然史》（*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*），由权威博物学者编注，配以精美版画插图，文图并茂。

告别之后，我又走进了街尾的最后一家书店帆船图书礼品店（Galleon Bookshop and Boutique），该店礼品和图书兼售，只见四壁琳琅满目，多是精美的瓷器，图书却只占了很小空间而已。既然书少我就不再多花时间在书上，反被瓷器吸引不由得驻足观赏。每样瓷器式样精巧、工艺考究，许多是英国的骨董茶具，价钱不菲。店主还殷勤地走来，向我推销他的瓷器产品，讲得头头是道，俨然已由书商变成了瓷器专家。

英式下午茶是温哥华岛不可错过的茶食体验，尤其维多利亚市更以纯正茶品和精美西点而闻名。离开悉尼镇后，按预约时间我去了维多利亚费尔蒙帝后酒店（Fairmont Empress Hotel）饮茶，也想趁此机会领略一下海岛的茶艺。茶具是清一色的英国皇家骨瓷制品，据说还是英王乔治六世当年下榻时带来的样式，蓝红暗花衬底，金绘王冠居中。茶叶来自世界各地名品，包括中国武夷大红袍，甜点小食缤纷雅致。酒店还为每位客人预备了迷你沙漏，泡茶的浓淡可随个人口味定时。世传这里“比英国还要英国”，实不为虚，茶室竟然悬挂多幅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，在此饮茶真有一种时空颠倒的感觉。